

对《徐述夔〈野菊〉诗注》一文的辨误

蔡 贵 华 沙 黑

本刊1994年第1期发表《徐述夔〈野菊〉诗注》一文后，陆续收到读者蔡贵华、沙黑的来信、来稿，对该文提出订正、辨误。为避免重复，现摘录如下。

沙黑曾对照泰州图书馆所藏《一柱楼外集》原本进行核对，指出：本刊第46页第10行“丽客”应作“丽容”；次行“留我也”应作“留我地”；倒6行“吴艘”应作“吴舳”；第51页倒九行“奇适”应作“李适”；第52页第8行“竹辅”应作“竹补”，倒4行“岑寂”应作“岑寂”，倒2行“八过”应作“人过”；第53页第14行“为何”应作“为向”；第55页倒8行“意更幽”应作“意亦幽”；第56页第12行“花史未留真姓氏”应作“花史未曾留姓氏”。

蔡贵华不仅指出文字上的疏误，而且对该文的注释提出了质疑。如：第46页第三首首句：“何需寄傲倚南窗”注为“陶渊明《饮酒》：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’案：此句本出于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‘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’第51页第十五首第六句：“新题拈出自遗山”注文以为“遗山：当指义山，即李商隐。”案：此处遗山非指李商隐。遗山乃金元好问之号，元遗山亦有《野菊》诗：“柴桑人去已千年，细菊斑斑也自圆。共爱鲜明照秋色，争教狼藉卧疏烟。荒畦断垄新霜后，瘦蝶寒蛩晚景前。只恐春丛笑迟暮，题诗端为发幽妍。”考李商隐亦有《野菊》诗，然商隐为义山，诗律此处以平为优，故徐述夔此

处用“遗山”。第54页第二十二首末句：“驱犊人来一簔凉”注为“簔：‘邃’字误，幽深之处。”案：“簔”非“邃”之误，“簔”即“笛”字。“牛背横笛”乃古典诗词中常见的艺术造境，此诗意为：牧罢驱犊而归，满笛凉意。第二十三首首句：“开到东篱已莫京”注云：“京：高冈。《尔雅·释丘》：‘绝高谓之京。’《南康志》：‘近城五里，地名上京，亦渊明故居。’”案：注文三说，未详究竟何指。今观诗第二句“更临旷野倍幽贞”，除第一字外与上句对仗颇工。由此得知，“莫京”与“幽贞”同为二字并列形容词。故诗义遂明：野菊开到东篱已高大，临近旷野处则更是倍加幽贞。莫，大也。京，亦大也。第55页第二十五首第五句：“曾叨五美推钟会”注云：“叨：忝，谦词，表示承受之意。五美：五种美德或美才。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修身五德，孙子以智信仁勇严为五德，《六韬》以勇智仁信忠为五才。”案：对诗中的五美作上述解释均误。其实，钟会曾作《菊花赋》，内言菊有五美：“夫菊有五美焉：圆华高悬，准天极也；纯黄不杂，后土色也；早植晚登，君子德也；冒霜吐颖，象劲直也；流中轻体，神仙食也。”诗意甚明：“五美”乃钟会对菊的赞美，非徐述夔对钟会的赞美。同诗第六句：“弗更两开悲少陵”注云：“少陵：杜甫曾自称少陵野老。其《蜀相》诗云：‘三顾频频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’开：开创大业。济：匡济危时。”案：注文所述出处有误。此句诗出自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其一：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”“两开”系谓菊花也。

沙黑工作单位：泰州市文化局

蔡贵华工作单位：扬州市职业技术学校